

廣州民間語言

主編：蕭卓光

序

粤俗好歌多俊秀

王建勋

清代古贤屈大均有句名言,说“粤俗好歌”,此话确一语中的。广州古属南越,早在秦汉时代,粤俗好歌之风已相当浓烈。从现存最早在广州出土的一块晋砖中,发现西汉孝惠帝时代一首 36 字的民间歌谣。在先秦晋朝和后汉一些史籍中,也有一些零星的片段的民歌记载。当时岭南仍处蛮荒之地,这些民间歌谣,又是村野之夫和市井妇孺随口而出的口头创作,靠口头流传,加上基本上都是无名氏的作品,被统治者和多数文人视为鄙俗和不文之作,难登大雅之堂。因此,只有极少数为民间喜闻乐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代代相传的能保留下来者为外,老祖宗和有文字记载留下的民歌极少。岭南古代歌谣能有记载和能结集出版的,是清初广西民歌有心人吴淇和赵龙文,他们搜集整理的一部歌谣集,叫《粤风续九》,但可惜这集子现已失传。据说内容包括汉族(钟敬文先生认为:当时所指汉歌,实际是客家山歌)和瑶、壮族等少数民族 100 多首歌谣。可见当时粤地,是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杂居之地。书名“粤风续九”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一说,是搜集者把此书视作屈原《九歌》之继续。是耶非耶,还待考究?“续九”流传了 100 多年后,清朝乾隆 49 年(公元 1784 年),有四川才子李调元编辑的《粤风》问世。此集收集了主要来源于“续九”的民间情歌 111 首,编者对

注释、评语、题材等作了一定的增删，特别是增补了有水乡特色的沐浴歌（摸鱼歌）。“续九”把瑶、佯、壮等少数民族歌谣仅作为附录登载，“粤风”却把各民族摆平，改正为与汉歌一样作正文登录，在那个时代，说明编者的思想是非常开明的。“续九”和“粤风”，是迄今发现最早结集出版岭南民族歌谣的两本集子，虽然其中一些歌谣由于记录者以古文登出，可能经过文人修饰加工，未免有些失真。但在300多年前，能把这些散落泥土的珍珠俯拾起来，并用丝线串起出版面世，为岭南古歌谣面貌和它的传统填补了一大空白，已十分难能可贵了！

对粤地歌谣视为文学一大品类，并能对它较系统描述分析的，首推清代番禺大学者屈大均。他在《广东新语》中，以三千多字的篇幅，把这些“文或不文，信口而成，才华斐美”的歌谣作了分类和分析，并给以极高的评价。他生平不但辑录了大量古代歌谣，还仿照民歌的意境和句格，自己创作了许多新歌谣，可说是先当民歌的学生，后当民歌的先生的典范。由于他的倡导，使一批文人学者对民间歌谣重视起来另眼相看。如民初郑振铎先生对广东疍民“咸水歌”的搜集整理和评价，在他编的《中国俗文学史》中大唱赞歌。甚至清代的广东状元伦文叙，进士何淡如等，也以民谣为师，在诗词中引入和融化了大量民歌俗语，使诗风为之一变。招子庸更吸收了民谣的养份，在南音、龙舟、木鱼的基础上，创造了广东的新民歌“粤讴”。郑振铎对粤讴的创造评价甚高。认为它的粤讴“妙语如珠，即使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他的第一本

粤讴于 1903 年为英国人、香港总督金文泰 (Cecil Comenti) 译成英文, 葡萄牙人庇山, 把它译成葡文, 使广东民间歌谣飘洋过海, 介绍到全世界。民国时, 大学学府在民间文学先驱钟敬文、陈序经、罗香林等倡导下, 在国立中山大学开创了民俗学科, 办了《民俗》杂志, 播下了培育民间文学的种子, 为广东开拓这门专业学科, 培养了至今还在从事此项专业的有成就的一批人才。例如曾在中大教授多年, 后来旅居澳洲的谭达先先生, 离开母校后, 由于长期致力此项专业, 被香港封为民间文学博士。这三十多年来, 先后在海内外和中国台湾, 出版了三十多套民间文学著述, 并在很多国家和国内的大学, 民间文艺机构传授业务, 使中国和广东的民间文学播种至全世界。

广州民间歌谣的作用应如何估计, 我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它代表地方群众特别是劳动大众的心语和呼声。

从民间歌谣的品类和内容来看, 大至对时政盛衰的歌颂、批判或哀叹, 歌谣最能反映劳动群众的呼声。至于人的生老病死, 求偶、婚嫁、祭祀、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文化、宗教、民族、传说、人物、育儿等等, 广东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歌谣, 可以说, 它的歌唱范围包括天上地下, 古今中外, 如宇宙之无边无际。一句话, 包括人们认知生活的一切。其影响和波及面之广之大, 是任何文学艺术品种样式无可比拟的。

二、地方民间谚语、故事、歌谣, 是这个地域一切文化和艺术的母体。

它的传播和普及,不仅发展了本身的艺术,而且还繁衍和发展了地域的其他文化艺术。问题在于“识者是宝,不识者是草”,对这母体是否尊崇和爱护而已!例如广府语的歌谣龙舟、木鱼、南音,最初在民间传唱是口头说唱,逐渐由一些喜爱它的文人雅士和民间艺人移植、改编和创作了一批又一批长、短篇的本子,才有了固定唱本。招子庸所创立的“粤讴”这种新的曲式,其根基主要原于广府歌谣的哺育。又如广东大戏演变成今天称谓为粤剧,没有歌谣的影响和介入,不可能改姓为粤。只有经过清末民初的大戏改良运动,把舞台官话改为广府白话,使外省戏的梆、黄体,加盟了如龙舟、木鱼、南音、板眼、咸水歌等广府歌谣的曲式和语言,才使大戏起了脱胎换骨的粤化,大戏才被群众承认为粤剧。由此可见,广府白话和歌谣的影响力,可以衍生和创造新的曲式,可以改变一代诗风,可以改变了一个剧种。褒之为文化艺术的细胞、胚胎、基因或母体,我以为毫不过誉!

三、民间歌谣是民族和地域的人文特征和主要标志。

尽管全世界民族、语言、习俗、风格各不相同,但只要演奏出一段民间歌谣的旋律,便能识别出演奏者的籍贯、民族和出处,甚至源于某地。上海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光听了几句旋律,便使知音领会到这是中国的民歌音乐,其母体出自江南丝竹。咸水歌的四句“姊妹”“阿呢”腔旋律一唱,使人马上联想到广东、港澳和福建咸淡水交界的水上居民。如果再用广府白话唱出歌词,更说明此歌应属老广产地,与福建

的不同。所谓“未见其人，先听其声”，民间语言和歌谣，往往就是地域的人文特征和主要标志。文明社会莫不以尊崇民间语言和民间歌谣为光荣。如美国，虽充斥摇滚乐和流行曲，但民间歌谣，乡村音乐还是排在音乐奖项的榜首，这些著名的歌手的收入和社会地位，甚至高于世界知名的现代歌星，日本把民间歌手封为“国宝”。这都是因为他们的歌声歌谣，是他们国家的文化主要标志之一，应该给予相应的尊重和厚爱。

四、民间歌谣属“吟唱性”的表演艺术，追溯历史，即使在未有音符歌谱，系统语言文字的原始人时代，已经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吟唱活动。

中国最古老的民歌集《国风》，证明中国在夏商时代已流行了民间吟唱的歌谣。我国古代文人还有此优良传统，喜欢把自己写成的诗、词、歌、赋或文章，摇头晃脑，拖长声音，朗朗上口吟哦，去体会、雕琢、修改自己的作品。过去我读私塾就有“背书”、“默书”一课，背书其实就是吟唱，至今还可把《古文》、《三字经》等或整篇或片段回忆起而朗吟出来，是最好的文化传统。广州民间歌谣最大的特点，与朗读古文一样，是它具有“吟唱性”。即音韵与语言同步，所不同的朗诵古文是先有文字，后随字音而求音韵，似唱粤曲的“问字掙腔”。唱歌谣则先有固定旋律，然后顺口砌词，使音乐与唱词同步。莫看这集子的歌谣大多是七字句，四句体旋律，骤看很单调，但民间能人歌手却能使这有限的格式里，根据内容的人物感情，唱成无限的多种变化。五十年代的咸水歌手“地震洪”，一唱歌

便使长堤的百多船艇的水上居民，摇棹摆橹，争相而来聚听，有如乡下趁墟。我童年时，曾在家居深巷听过一位瞽师，用南音演唱的长篇唱本《观音出世》。一把古筝一种曲式，一个人连唱了七晚，街坊和知音每晚争着以凳子、砖石“霸位”，演唱时人山人海，听得人们如醉如痴！过去，每年逢年过节，“落雨大”、“月光光”、“卖懒歌”的儿歌到处可闻，充满节日欢乐气氛。正因民间歌谣旋律简单，容易上口，最易普及。如1958年一经中央号召，全国立即掀起了一个气势如千军万马的新民歌热潮，广州光是一条清平街，就创作了几十万首新民歌。这使我们清醒认识到，民间蕴藏着无可估量的文艺人才，只有政策对头，善于倡导，可以释放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和能量。

广府白话歌谣虽然容易普及，但能唱好却非易事。原因是普通话只有四声，广府话却有九声。因此曲词对称，声韵平仄要求更为严格。尤其即兴式的对歌，甲方刚唱出歌题，乙方要立刻砌词作答，要形象生动，又要合调合韵。只有天才的民间歌手才能达此境界。古时大才子曹植七步吟出“豆箕诗”，文坛传为佳话。有些歌手，却能在七步不到的时候内唱出佳句绝句，这种不让古贤、出口成章的才华，宁不使你叹为观止！

广州开放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城乡很多横街窄巷的平房民居，今天已变成“石屎”森林或通途大道，水上居民已多成陆地住客。彩色电视、卡拉OK、CD等电化工具的普及，国内外多元化的文艺样式的选择和冲击，使过去化零为整的群体性的欣赏文艺习惯，改变为化整为零的家庭

或小团体式的自我欣赏习惯。家居格局和文艺欣赏方式的改变,使过去靠“数街石”唱粤曲歌谣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再难有多少街石可数!水上人离开船艇生活,也难接触咸淡水风物有感而歌!广州童谣,过去连三岁孩童都懂哼几句,现在很多小学生也只识外国的《哈利波特》,却不知《月光光》、《卖懒歌》为何物!时移世易,正如有报刊哀叹,哈利波特战败了孙悟空!现代化的生活离我们越来越近,但优良的传统文化我们离它却越来越远!这已经成为今天的现实。广州 20 世纪 50-60 年代唱粤曲,广府歌谣的开眼、失明民间艺人不乏百人,前些年探访,现还能唱的仅剩六人,且都已真鬚假牙,老迈年高。因无出路,再难有后继之人。又如过去有民歌之乡的番禺名镇榄核,过去遍镇都有歌手,现在能回忆起或能唱民歌的不乏十人,且都是“有声无气”或“有气无声”的老妪老翁!可见广州的包括歌谣在内的民间文艺已临绝种边缘!

中央有关部门有先见之明,早在 1983 年,由中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发文指示全国各地,要尽快组织人力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三套集成出版。1986 年省市成立领导小组,着手进行这项有重大艺术科学研究价值的立项工作,在当年市文联和一、二届民间文艺家协会努力下,动员了全市和县区的文艺干部,对城乡民间文艺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并同时进入深入细致的搜集整理工作。在这基础上,1986——1996 年,县区先后出版了民间故事、谚语、歌谣等资料。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广州市文联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先后出版了《羊城人仙神》故事

集成和《广州话熟语大观》谚语集成（此集还荣获广东最高文艺奖项——鲁迅文艺奖）。广州民间歌谣集，搜集了全市县区资料本精彩民间歌谣，和上世纪60年代硕果仅存的《广州民间成语、童谣和农谚》，《广州地区民歌一百四十首》，花县陈棣生主编的太平天国歌谣集《虎啸龙吟》，和粤剧著名编剧家杨子静收集的大量歌谣资料，这集《广州民间歌谣》经过近五百人搜集资料的群体辛勤劳动，在萧卓光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驱使下，精心筛选编排，使这批散落在民间的灿烂珍珠得以出版面世，重放光芒，实在为广州民间文艺立下历史功德，弥足珍贵！

这本集成资料大多来源于上世纪60年代和1986年前后的出版物和搜集所得，前后跨度达半个世纪之外，昔日搜集者和歌唱者，当年还是青年壮年，岁月无情，今年大多已成为白发长者，不少人且已作古仙逝，这本集子能把他（她）们的劳动成果面世，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和尊崇。但愿今后能接踵有广州民间文艺本子问世，使子孙万代永远传承！本人能为此书作序，亦感殊荣。只缘水平所限，所拙论未必合格，准望同行爱好者多多赐正，则感激无涯矣！

广州民间歌谣

《民间歌谣集成》是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一套。它是全国艺术科学研究规划领导小组领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重点科研项目——《十大文学集成》的组成部份。《广州民间歌谣》是“广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的一套，是《中国民间歌谣集成·广东卷》的资料卷。

一、歌谣资料来源

本书是根据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广州当年管辖地区（包括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黄埔区、天河区、芳村区、花县、增城县、番禺县、从化县、清远县、龙门县、新丰县）的广大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的资料本以及《广州民间成语、农谚、童谣》、《广州地区民歌一百四十首》、《虎啸龙吟》和老编剧家杨子静提供的稿子，经过筛选、整理汇编而成。

二、书容

本书收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动物、植物、天文、地理、劳动、生产、节气、家庭、婚姻、道德、修养、买卖、嫁娶、丧葬、宗教、传说等各方面的民间歌谣 1244 首，另有曲谱的民歌 178 首。全书约 1050 页，55 万字，39 印章。

三、分类及索引

全书按歌谣内容划分为童谣（含儿歌）、时政、生

活、劳动、情歌、仪式、历史人物传说及其他共七大类。

按《歌谣编辑细则》编辑,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凡是属于改编创作的均未收入本书。

在编排方面,按歌谣的七大类顺序,每类均以每首歌谣的歌名的字数和首字笔划为序排列,避免分类过细、减少、繁琐,以便查找。

四、形式

1、演唱方面,有:独唱、对唱、群唱(包括伴唱)三种。

2、曲种、曲调有:劳动号子、叫卖调、叹歌、山歌、咸水歌、南音、龙舟、木鱼、粤讴、白榄、板眼等。山歌中有采茶调、春牛调、茅山调、竹板山歌、纸马调、圣公调、师爷歌、狮子调等;咸水歌中亦有长句和短句两种、姊妹腔、膊头担伞腔、高棠歌、鸭仔调等,还有专腔的哭嫁调、舞龙歌;更有以广东音乐曲调填词等,形式多种多样。

五、参与

参加本书的演唱、采录、记谱、搜集、整理等民间文艺工作者有近五百人。其中演唱者有:184人;口述者:37人;记谱、配曲、记录搜集、整理者 275人,合计:496人。这些人数统计是已知姓名者(名单附后)。实际参加此项工作的人不止此数。

六、搜集年限与工作时间

本书收集年限基本上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流行于民间的歌谣。

搜集、整理工作的时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起至九十年代末,经全市民间文艺工作者近 500 人的劳

动,历时十多年完成。

七、特色

1、本书收入歌谣的一千多首中,最多的是童谣(含儿歌),有500多首。生活、情歌两类各有200多首。

2、同歌名不同版本的有20多首,其中较多出现在童谣中,《月光光》一曲,就有29首;《鸡公仔》一曲就有25首;《摇摇摇》一曲有17首。其余的多是在3首以上,10首以下。

3、附有曲谱一百余首,是来自民间的歌手原唱记录得来,他们大都是高龄的歌手,且现在已大部分作古。现能抢救记录下来,实属珍贵难得。

童

谣

广州民间歌谣总目

- 1、目录
- 2、序 王建勋
- 3、广州民间歌谣概况
- 4、正文 (1—969)
- 5、《广州民间歌谣》演唱、记谱、搜集、
整理工作者名单 (970—975)
- 6、关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976)
- 7、广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组织机构及
编辑委员会名单 (977)
- 8、广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主编人员
..... (978)
- 9、后记 (979—980)
- 10、广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广州民间
歌谣》、《羊城人仙神》、《广州话熟语
大观》的封面及其奖状

广州民间歌谣目录

童谣

一划	儿幼时娘缺妳	(11)	
一托竹	(1)	三划	
(异文)托竹木	(1)	三磨谷	(12)
一粒星	(1)	大头	(12)
一粒珠	(2)	大眼	(12)
一岁娇	(2)	大眼仔(异文)	(13)
一群麻雀	(2)	大头成(一)(二)	(13)
一摸银元宝	(2)	大肚脯	(13)
一只猫儿一条尾	(3)	大鸡六	(13)
一朵红花随水流	(3)	大姐嫁	(14)
一粒豆皮三分贵	(3)	大笨象	(14)
一粒豆豆四边开	(4)	大食懒	(14)
二划	大王江山	(14)	
十子歌	(5)	大吉利事	(15)
丁字唔爱勾	(5)	大姐制咸虾	(15)
七月七	(6)	大哥莫话娣	(15)
BB	(6)	大哥嫁妹甚悲离	(15)
八仙枱	(6)	小哥哥	(16)
九书喜	(7)	丫雀仔	(16)
人之初	(8)	马骝仔会上树	(16)
人客来	(8)	四划	
人客到	(9)	天红红	(17)
又喊又笑	(9)	天光光捉鸡刲	(17)
人客到拿鸡劖	(10)	天乌乌	(18)
儿安眠	(10)	天皇皇	(18)

五嫁人已老	(18)	月光光(二十一)	(30)
天眼地眼	(19)	月光光(二十二)	(31)
五更天	(19)	月光光(二十三)	(31)
五更鼓	(20)	月光光(二十四)	(31)
有人嫁女咁高强	(21)	月光光(二十五)	(32)
中秋谣	(21)	月光光(二十六)	(32)
中秋叹	(22)	月光光(二十七)	(32)
月光光(一)	(22)	月光光(二十八)	(33)
月光光(二)	(23)	月光光(二十九)	(33)
月光光(三)	(23)	月光华华(一)	(34)
月光光(四)	(23)	月光华华(二)	(34)
日光日白	(24)	月光晃晃	(35)
月光光(五)	(24)	月亮白光光	(35)
月光光(六)	(24)	月光月白去摸虾	(35)
月光光(七)	(25)	月光月白照塘基	(36)
月光光(八)	(25)	牛牛牛	(36)
月光光(九)	(25)	牛耕田	(36)
异文“月光光照沙仓” ..	(26)	牛牯仔	(37)
月光光(十)	(26)	介莲子(一)	(37)
月光光(十一)	(27)	介莲子(二)	(38)
月光光(十二)	(27)	介莲子(三)	(38)
月光光(十三)	(28)	乌蝇打醮	(38)
月光光(十四)	(28)	介莲子(四)	(39)
月光光(十五)	(28)	风来了	(39)
月光光(十六)	(29)	风飘飘	(39)
月光光(十七)	(29)	气尺尺	(40)
月光光(十八)	(29)	孔明借东风(一)	(40)
月光光(十九)	(30)	孔明借东风(二)	(40)
月光光(二十)	(30)	水粉粉	(41)

水浸街	(41)	扒龙船(二)	(52)
丑丑丑	(41)	扒龙船(三)	(52)
为食鬼	(41)	去行街(一)	(52)
水流流	(42)	去行街(二)	(53)
火轮船	(42)	甘葛仔	(53)
水鬼水吱喳	(43)	甲由(一)	(53)
火染虫	(43)	甲由(二)	(54)
火粘虫	(43)	由由、由由	(54)
火萤虫	(44)	禾必仔(一)	(54)
火船开身	(44)	禾必仔(二)	(55)
火烧观音山	(44)	正衰公	(55)
五划		叮叮当	(55)
打手掌(一)	(45)	禾雀仔(一)	(56)
打手掌(二)	(45)	禾雀仔(二)	(56)
打屎忽	(45)	禾雀仔(三)	(56)
打仔仔	(46)	禾毕仔(一)	(57)
打白髀	(46)	禾毕仔(二)	(57)
打贴歌	(47)	禾毕仔(三)	(57)
打掌仔(一)	(47)	禾毕仔(四)	(58)
打掌仔(二)	(48)	四月八(一)	(58)
打掌仔(三)	(48)	四月八(二)	(59)
打掌仔(四)	(48)	冬瓜仔	(59)
打掌仔(五)	(49)	白米饭	(59)
打稗仔	(49)	白榄仔(一)	(59)
打掌仔(六)	(50)	白榄仔(二)	(60)
龙舟歌	(50)	白撞雨	(60)
龙舟舟(一)	(51)	白鹤仔(一)	(60)
龙舟舟(二)	(51)	白鹤仔(二)	(61)
扒龙船(一)	(51)	白恤衫打底	(61)